

# 世界杯的魅力是一顶帐篷

■ 曾晨

1998年夏天,对我来说是流淌在血液里的记忆。

那年夏天,我用音乐梦想构建的大厦瞬间崩塌了。于是,我把自己19岁的青春像风筝一样丢向了天空。

就在那时,世界杯在瑞奇马丁的《生命之杯》里闯进我的生活,像凭空旋起的大浪把我卷入其中。我和几个朋友横七竖八地整夜看世界杯,看红橙黄蓝各色斑斓的军团驰骋疆场,看耀眼光彩的球星们(马尔蒂尼、欧文、罗纳尔多、齐达内等等)挥洒火一样的青春与热情。看球时,我投入而兴奋,因为那样的时候我心中没有过去和未来,有的只是现时一刻的蓄势待发和喷薄欲出。

那时候没有伪球迷一说,如果有,我便是。我不懂球,只希望进球。我也不懂战术,只知道传递足球时那些留在芳草地上的弧线如此优美。其实对我来说,看球赛和数星星没有什么不一样,找到一颗明亮的星和进一个弥足珍贵的球是一样的。都属于人生里某个阶段的最高抒情。

此后,就像所有的事物到了某个至高点就要落潮一样,许多许多年,我不再看球赛。

2014年的夏天,马丁久违的声

音在沙沙的广播里扭摆。“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我又听见了他。

“生命是纯粹的热情/应该盛满了爱/并藉以为生/心灵必需战斗才能得胜”一瞬间,电流一样,穿过我的心脏,击中我心中最柔弱的部分。对,这是生命的轮回,我告诉自己。当似曾相识的激情向你走来,伸出手,抓住它!

于是,我在家中客厅搭起了帐篷,翻出了世界杯赛程表,宣布自己正式过上伪球迷的纯粹生活。

6月13日凌晨4点开战,巴西的黄色球衣简直和我的墨绿帐篷遥相呼应。是的,凭着久远的对巴西的特殊感情,我在世界的一个小角落,以自己的方式陪着巴西队绕开一脚射出乌龙球的戏谑,大举进攻,夺得第一场胜利。我激动地把奥斯卡和内马尔写进了我的日志。

6月14日凌晨3点,橙衣军团范佩西、罗本点燃了整个球队,像一团橙色的火焰在球场上熊熊燃烧起来。我愉快地和一位真球迷进行了一场深夜对话“一场大屠杀”,他说:“对,斗牛士被牛斗了!”我说。我觉得自己说这话挺男人,我愿意自己的一半血液名叫汉子。

6月16日早晨6点,梅西穿着那一身大海波浪似的球衣张开双臂

奔向全世界人民,我就向他飞吻、向他大喊:“梅西梅西,我爱你!”

那段时间,学校工作很忙很烦很累。“到帐篷去”这句话,就像一个红色革命口号激励着我在白天的工作中争分夺秒。然后,“到心灵需要你的地方去!”开场的哨声一响,疲惫顿消,我在我的帐篷里马上活色生香。

作为一个地道的伪球迷,我不关注其他,我只盼着进球。赛场火力猛的时候,夜半的帐篷里会传出紧张的尖叫声,愉快的欢呼声以及捶地跺脚之声。而若遇球队状态不佳,多时不进球,那颗明灯一样的心也失去了效力。我会非常不小心地呼呼睡去,醒来天已大亮,球队早已不见了踪影,只见一大波央视主持人在叽里呱啦。

就这样,我半明半寐地在我的帐篷里断断续续地坚持看球。后来,学校放假了,巴西、荷兰、阿根廷、德国、法国等强队也纷纷出线成了八强。帐篷似乎成了我通往巴西世界杯的桥。我站在桥上,守着我自始至终看不懂的赛事,像守着一个回归的梦。我在梦里为进球喝彩,依然是年少时抬头数星星的情怀。

有人说,世界杯的魅力在于结果的莫测。的确是。就如此刻,我大爱的荷兰负于阿根廷!我的心中因荷兰输球而浮起的深深遗憾与对梅西迷人笑容的热爱交织在一起,成了今早一杯蓝山的滋味。

但是,对我而言,世界杯的魅力更是一顶帐篷——放心灵的青春去流浪。或者它是一种凌驾于生活之上的记忆的张牙舞爪。或者,它是生命的另一种阐释——无论幸福或疼痛,向着彼岸进发都是无上的浪漫!

# 一座宅院 两位名人

郑育友



温州至福州的动车一开通,我心里就打算想到福州市去游览“三坊七巷”,走访冰心与林觉民故居。

这个想法,一直拖至今年5月总算如愿以偿。

这幢故居系福州传统民居的建筑风格,为清朝穿斗木构架,坐西朝东,四面风火墙,占地面积约600多平方米,前后三进,正门临南后街。

一进入故居正门内厅院,可见到点缀着的假山、花木,具有浓郁福州特色的园林。在园内一块巨石上刻着:“一座宅院 两位名人 同一屋檐下,先后走出两位大写的人;一位为砸烂旧世界,而英勇处死;一位为建造大爱屋,而毕生从文。一位秉血荐轩辕的男儿志,投绝笔为檄;一位为照亮同胞的生命路,举桔灯为炬。前者林觉民,男,为有牺牲而永生,享年廿四岁。后者冰心,女,为有爱心而长寿,享年一百岁。”

冰心与林觉民故居正座建筑为“三间排”的院落。因为我是儿童文学大师冰心的热心读者,所以我先看第五展室——“冰心与福州”。这个展室在正座南侧,房门正中悬挂着“紫藤书屋”的横匾。展厅采用具有福州特色的木格窗式展墙,以冰心作品中描写过的回忆内容,配以实物布置这个展室。在那天井及于厅堂的柱子上分别挂有楹联“雷霆走精锐,冰雪净聪明”及“海阔天高气爽,风光月霁襟怀”。这两幅具有福州文化特色的楹联,使故居流露出浓浓的书香。

据介绍,冰心的故居是林觉民在广州被捕后,林家将这三进老宅屋匆匆卖给办教育的谢銮恩老先生(他正是冰心的祖父),所以这所房子既是林觉民的故居又是冰心的故居。1911年冬天,冰心随父亲从山东烟台回到福州故乡,入住这座宅屋。

据说,冰心一生只回过两次福州,另一次是在1955年冬天。她虽在福州

故乡住的时间不长,但冰心在晚年的作品中,却用不少的篇幅回忆自己家乡和童年生活过的故居。在《我的故乡》一文中,她写道:“我们这所房子,有好几个院子,但它不像北京的四合院的院子,只有一排一进屋子前面,有个长方形的天井,每个天井只有一井,这几乎是福州房子的特点。这所大屋里,除了住人的以外,就是客房和书房。几乎所有的厅堂和客室、书房的柱子上墙壁上都贴着或挂着书画。正房大厅的柱子上有红纸写的很长的对联。”

看完了“冰心与福州”的第五展室,继续去看第一至第四展室,其内容全是展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的生平事迹。对于林觉民烈士的敬佩,是30多年前我读了他的《与妻书》。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情真意切,感天动地!在这个展室里,运用声、光、电的展示手法,再现林觉民在香港滨江楼书写《与妻书》的场景,极有一种身临其境感觉。播放机全文朗读了那感人肺腑,撼人心怀的声音。时光已过去百年,林觉民这种舍小家为国家,舍己爱成天下人之爱的博大胸怀已成绝唱!



# 童年逃难

张鹤鸣

日本首相安倍上台以来,一步步把日本重新推向军国主义的泥潭,这不能不引起国人的高度关注。我也不禁回想起在故乡沦陷时的苦难岁月。

当时我才5岁光景。有一天,我和大哥正在玩玻璃弹珠,只见爸爸慌慌张张跑回家,说日本兵打过来了,叫妈妈赶快收拾东西,一家人立即去逃难。奶奶上了年纪,说什么也不愿离乡背井去流浪。爸爸苦劝未果,只得带着我们匆匆上路。原先,我们向西走,想先逃到外婆家再作商议,但半路上,被国民党驻军拦了回来。万般无奈,我们只有跟随逃难的人流,向西北方向逃跑。后来,听说只过了几分钟,那些驻军自己也逃之夭夭,百姓可以“自由”选择逃难的方向,但我们已逃出十几里路,回不去,只有听天由命了。

翻过了好几座大山,逃难大军来到了一个偏远的山村。村里人都很贫穷,怎么养得起这许多难民?大家歇了一阵子,便决定分散逃命。爸爸约了几家熟悉的难民组合成临时大家庭,往一座大山顶上爬去。

我们共有5户人家,大人小孩共有20多口。我们快爬到山顶时,发现了一个大山洞。大人们七手八

脚把地面弄得平整些,再搬来稻草铺在地下,然后根据每户的人数分成五个地块,便安顿下来。这样,我们这个大家庭就成了“山顶洞人”。为了更隐蔽一些,惊魂未定的大人们又折了许多树杈把山洞遮掩起来。大人小孩开始在自家的地块上坐下来。我和大哥脱了鞋子一看,只见脚底已磨出许多血泡,都是在长途跋涉和翻山越岭中“收获”的。而大人们半句安慰的话也没有,他们最担忧的头等大事是如何不让大家饿死!我们孩子自然没有这些忧虑,只要有大人在身边,便不知道什么叫恐惧,开始时,甚至觉得野外生存有点新鲜感。

一觉醒来,我和大哥悄悄溜出山洞,爬到一棵大树上采野果充饥。从高树上往下看,我们发现半山腰上有一座房子。过去一看,原来是一座破庙。我们就在地上挖几个坑,开始玩玻璃弹珠。不料五个家庭的妈妈一同找到了这座破庙,齐齐跪地,祈求菩萨保佑,说这回要是能平安回家,一定三牲福礼重谢。我感到很是滑稽,这座小庙早已破烂不堪,几个泥菩萨也已自身难保了。

到了夜里,日本兵往城里“收缩”,五户人家的男人轮流下山找粮食。有一次,轮到我家下山,

除了粮食,他还额外弄了一包虾皮。开饭时,爸爸把虾皮搁下,让大家分了下饭,妈妈让我去取,我好不容易挤进去,虾皮没了,只抓了一把盐,妈妈苦笑着摇摇头。

最糟糕的是山上缺水,几个月没洗过身体,没换过衣服。身上长了虱子,痒得难受。后来,大人们用绳子把孩子捆起来,一个个放到井下去,洗好了身体再拉上来。

“山顶洞人”的生活足足过了半年,后来,听说日本兵撤退了,我们这才结束了苦难的流浪生活。

回到家,奶奶和我们抱头痛哭。她说我们离开不久,日本兵就来了。他们用枪托砸开大门,向奶奶要花姑娘,奶奶摇摇头,日本兵一枪托敲在奶奶的额头……奶奶再也不敢留在家里,只好白天带着饭团躲在后门城墙的厕所旁,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本以为再没有团圆的一天了,没想到老天有眼,还能重逢!

记得那时,天气转暖,老家门前的小河里,全是日本兵丢弃的猪头、猪内脏,乌烟瘴气,臭不可闻。幸亏7月里的一场暴雨,家乡发大水,洪水滚滚滔滔,白浪翻卷,洗刷着鬼子们践踏过的河山。但洪水再大,也洗刷不了铭刻心底的国耻家仇,洗刷不尽离乡背井的童年记忆!



微信公号 人文瑞安, 扫一扫 加关注。欢迎来稿 8129773@qq.com